

新民晚报

江南一带的吃货,看到“条头糕”三个字时,我猜想,他(她)的内心是柔软的。表现之一:就像被丝草逗引过的(蟋蟀),愤愤不平地,恨不得家门志昂扬起来,恨不得家门口就是沈大成、乔家栅、虹口糕团厂门市部,立马冲出去入手;表现之二:感叹好久未曾与此君握手,被撩拨得一边在脑子里还原装曾经与条头糕缠斗的现场,一边馋涎口水滔滔滴。

条头糕

西坡

是不是这样?条头糕在糕团店里不属于高档品种,略相当于手机阵营里的小米——品相不俗、功能齐全、价格实惠,可惜令使用者感觉调不够。不要以为条头糕的腔调不到位,如果喜欢吃,你所在的“条头糕群”里有个“群主”,倒也可提升提升你的层次,他就是鲁迅。

夏尊《鲁迅杂忆》里说,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任教时,“晚上总睡得很迟,强盗牌香烟、条头糕,这两件是他每夜必须的粮。服侍他的斋夫叫陈福。陈福对于他的任务,有一件就是每晚摇曳铃以前替他买好强盗牌香烟和条头糕。我每夜到他那里去闲谈,到摇曳铃的时候,总见陈福拿进强盗牌和条头糕来,星期六的夜里备得更富足。”

呵呵!鲁迅先生绝对是个“条头糕控”哦。后来鲁迅到北京出差,大概再也“粉”不到条头糕,看到的净是驴打滚,只好在萨其玛的名下点点赞了。鲁迅时代的条头糕,距今至少有110年了。那么再早些时候呢?也有。清代道咸年间的苏州人顾禄在《清嘉录》卷十二中提到了条头糕。至于实心还是有馅,我还没考证出来。显然,苏浙两省是糕团重镇,上海与之毗邻,不可能不受影响,照例会呈现出一阙阙“步步高(糕)”中的一片片花“团”锦簇。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糕团世界里,你被要求说出“顶顶喜欢吃哪个”,并且只有唯一的选项,许多人也许会挠头皮,一时难以定夺,我则可以毫不犹豫地宣布:条头糕!

条头糕的表皮,就像儿童那一弹就破、果冻般的肌肤,隐约可以看到皮肤下一丝丝正在颤抖的毛细血管和游动的青筋。它有一点油——那是滋润;又有一点腻——那是粘缠。倘若刻意把“油”和“腻”两字合成一个词(油腻)来形容它,那就太缺少涵养,太不厚道了。它永远是凉凉的,一条在手,俨然老男人捏着《诗经》里描摹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的“硕人”(美女)之手,实在有点舍不得放下了。

瞅着中间夹着的一道咖啡色的细沙犹如就要流淌出来以及表皮上面撒的几朵犹如金箔的桂花将被风吹跑,这种仿佛带着生命脉动的糕点,总能给人以美感从而让食欲涨停板。当柔软却富有弹性的糯米和近于半流汁的细沙,在口腔里缠绕交互时,吃货的心,其实比条头糕更早地被融化。有的人希望条头糕皮薄、馅多。我倒是以为皮不必太薄而应当有一定的厚

化石,说的是如何溶化掉人体里的石头,非古生物学意义上的化石也。俗话说:有什么别有病,缺什么别缺钱。为了健康,本人在安徽工作时,单位就多次安排体检,调回故乡上海工作后,单位也是每年安排一次体检,退休后仍如是。什么超声、CT、肿瘤标志物检测等,一样也不少。多年体检下来,除查出轻度高血压和脂肪肝外,其他健康指标均好。高血压在运动和服低剂量药物后,控制得很好,而脂肪肝早已通过较大运动量的锻炼,无影无踪了。因为医保卡内的余额常年保持在五位数之上,于是,我偶尔会去公立医院验个血,做个超声检查。最近一次的检查,让我吃惊不小。就在一个多月前,我去做泌尿系统的超声检查,查出左肾有5毫米大的结石。还躺在检查床上的我乍一听到医生的提示,开始不相信,说我检查多年了,从来没有医生说我患有结石的啊。医生听我一说,又用超声探头在我的左肾位置查了一遍,然后斩钉截铁地说,你确实有结石,不信,你可以到别家医院复查,如果有误,我们承担所有责任。我带着疑

惑的心情接过报告单,看到上面明白无误地写着:“左肾中盏见一枚强回声伴声影,直径5mm,超声提示:左肾结石”,突然间有些蒙圈了。待我心神不宁地回到家,立马就从书架上取出医书,翻到泌尿系统中关于结石的相关章节,仔仔细细地看了起来。结合着医书所言,我反思自己生活中嗜甜食、喜小酌、贪肉食等种种不是,均对上了

化石记

余建民

号。躺到床上,辗转反侧,不免恐惧肾结石掉落到输尿管导致尿路卡顿或肾绞痛可能引起的剧痛,脑海里翻江倒海地比较着体外碎石,微创取石等种种利弊……第二天上午,我把相关情况发到当年当工农兵学员时的老同学群,询问尿路结石的问题,群里立马热闹起来,有江苏同学说结石痛感就三个字,想跳楼;有山东同学说结石痛感就四个字,生不如死;有浙江同学晒出正服用的金钱草冲剂照片,建议我立即去医院配金钱草冲剂,一刻也别耽误。听了同学一番热议,中午我就微信挂了泌



度,否则我们无法体会糯米特有的香气;再说,我们又不是专门冲着豆沙而来的。当然,倘若吝啬豆沙,好比肉粽子里只含一片指甲大的肉,吃到嘴里全是饭粒,那就太欺侮人了。

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手指上戴着的白玉戒指,像顶针箍那么单薄;或像一条鳗鲡缠在筷子上那么夸张。一根看上去舒服又可口的条头糕,肯定是合乎比例的。

上海人对条头糕太熟悉了,常常把它用来指代某种事物,那就很容易令人秒懂,比如“条头糕房型”,指一室一厅直套间;比如“写条头糕”,指作文偏爱罗列一、二、三、四,而“一”里又分A.B.C.D;比如“发条头”,一般指上级发布的指令,基本源自从前宫廷像条头糕般的诏书格式。但也有例外,有一回我恭维一位熟悉的女士身材“像条头糕”。不料对方顿时抹下脸来怒怼:“啥意思,依?不肯明讲我没有曲线是!”我连忙辩解:“瞎讲有啥讲头啦!我是讲依身材高挑、苗条、挺拔,依哪能听不懂啊?”于是,对方一只面孔马上从“阴”跳

过“多云”直接转“晴”了。惊悉著名摄影家祁鸣先生于10月8日去世,不禁使我想起了他给我讲一张照片的来历。那是2014年11月,为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巴金研究会和巴金故居举办了“巴金的笑”摄影展。与以往常见的这位文学大师严肃的、沉重的形象不同,在这个展览中,巴老如同一位亲切的、温暖的邻家老爷爷,随时用诚挚的心和笑容,拂去读

者的迷茫和沉郁,坚定对未来的信念。而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就是祁鸣先生。祁鸣前几年因中风而很少外出,这次他猛一把拉住笔者手说:“你看我恢复得好吗?”祁鸣在十年前举办过“生活中的巴金”,这次从他拍摄的三千多幅巴金照片中挑选出这八十四幅与大众见面。笔者最感兴趣的是那幅“劫后的欢笑”。正巧此时张乐平先生的儿子张慰军也走了过来,祁鸣就说他第一次拍巴老,正是靠张乐平先生引见。粉粹“四人帮”以后,祁鸣为张乐平先生拍了一组电视片,同时问起巴老的情况。张乐平马上说:“对啊!你为何不去拜访巴金?”于是,热心的张乐平带着祁鸣踏进了武康路113号。祁鸣清楚地记得,那时深深的庭院杂草丛生,巴老有些问题似乎还没有定论,来看望他的人很少。见到他们,显得特别高兴。祁鸣向巴老表达了要拍几张照片的愿望,巴老爽快地答应了。不久,《访老作家巴金》电视专题片在巴老家开拍,摄制组在二楼书房里布置了灯光,巴老请柯灵、孔罗荪、王西彦、师陀、张乐平、李济生等师来。那天,几位老人格外高兴,谈笑甚欢。祁鸣完成了这组镜头的拍摄后,选择不同角度飞快地按动照相机快门,因此这张照片应该说这是“摆拍”中的“抓拍”。照片被全国各地多家报刊刊发后,读者反响极大。老艺术家们的笑容明确地告诉大家:文艺的春天来到了。至于拍摄日期,祁鸣说是在1977年年底,而巴老的日记上记的是1978年1月8日。可惜的是,这张照片的原底找不到了,现在各种展览、报刊上所用的都是翻拍的,所以质量欠佳。祁鸣当过童工,卖过报纸,拉过平板车,新中国成立后才学了文化,他想:要是能够将巴老的所有活动拍下来多好?鲁迅的时代因条件不允许,留下的资料极少,所以现在我们的研究鲁迅就有不少遗憾。

赶集

裴学剑

物产市场,历经一场繁华的集会,逛逛看看,饱了眼福,见了世面。到了集上,父亲放慢脚步,满是老茧的大手一定会紧紧地攥住我的小手,生怕稍不注意,孩子会走丢了。父亲不会骑车,一辈子出行全靠双脚。当年他健步如飞,晚年中风卧床,每每起身都要让人相扶,他不止一次地伤感:“那些年赶集,我走路都听不到脚步声哩。”我开车载父亲去他曾经熟悉的集市上转转,隔着摊点,落寞写在眉间。后来,我天南海北出差,简直是成天赶集。终于,在一个城市安定下来,父亲情不自禁地向村邻们夸起他的儿子,重点就是他的儿子成了集上的人。父



亲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女儿高考结束,我答应带她去江南旅游,夏季飘雨的青石板路和乡村里的马头墙是我们向往的景点。城市已没有风景,我们要赶一场赴乡村的集。可从城市涌向乡村的游人成群结队,络绎不绝,我们想避开高峰,这一拖就到了开学季。女儿去异地读大学,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婉拒我们相送。她说她自己去赶集,一个人自由自在;等将来实现财务自由,还要去赶更大的集。看那架势,幅员辽阔的祖国版图貌似盛不下她的勃勃野心。赶集现在又被搬到网上。每当上网“赶集”,总是直奔主题,缺少“闲逛”的兴致。祖父孙三代人的赶集,迥然各异。然而,人生的聚散离合,寻寻觅觅,走走停停,出行与归来,甚至相当的机遇和乐趣,无不在掩藏于这一场场赶集里。

一张照片的来历

楼乘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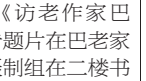
者祁鸣,高中地理老师姓戴,在她的课堂里,我第一次对地理产生浓厚兴趣。而今天要说的是另外两位戴老师——江南的戴老师领着读书,岭南的戴老师领着写作。江南的戴老师名从容,人如其名,非常淡然沉静。她是苏州人,小时东北长大,十岁才迁居故里,温和中带着北方人的刚毅。读研究生时就读过她的论文,等进复旦工作,见面才知道是一位女士。当时不知天高地厚,去跟她说文系专业外语课不能读导论性文字,得去读文论,她却丝毫不以为忤,反而开始进一步交流。等进中文系读博士,她又多次讲课,受益匪浅。课外向她请教英国文学,她总能列出体现国际最新进展的书目,敦促阅读。而后她开始全身心投入天书《芬尼根的守灵夜》翻译,曾帮她校读过译稿,至八十页时,感觉头痛欲裂,只能放弃,她却依然微微一笑,独自一人进行。当然她并非苛求我独自苦读。有一次从一个学生那听说,她读博时常去国家图书馆复印资料,为节约宾馆钱坐夜班车从南京去北京,凌晨抵达后立刻去国图,傍晚再坐夜班车去南京。后请她去研究生课堂讲课,课快结束时跟学生讲起,希望学生学习戴老师的刻苦精神。她微微一笑说,其实不然,当时她先生还是她男朋友,一起去北京,她每次都可以将头枕着先生的腿稍微睡一会儿。

岭南的戴老师名凡,但和名相反,人颇不平凡。她父亲是浙江人,她广州出生长大,喜欢学东北口音。性格中既有岭南的直爽,又带有江南的温婉细致,粤式普通话配一点东北大大咧咧口音。她喜欢壮游天下,走南闯北,将感悟融入她的中英文写作中,为中国大陆高校最早开设英语创意写作课的老师之一。豪迈的作家,生活却非常精致。话梅必去香港买上海么凤,每逢过节必将上海么凤的姜片、各色细点和时令水果一盒托人赠送。她知我闲居海边烦闷,常周二邀我至广州看画展,然后请晚餐。初抵岭南,种种不适,也就在她赠送的姜片、糕点、水果和一起谈天说地中慢慢消失,随后开始一起筹划开设中英双语创意写作和翻译课程。她带着我去见隐居在学校某一栋红楼顶楼的民俗专家,喝茶谈民俗和艺术创作,窗外是碧绿的梧桐和布谷鸟的叫声。她在广西阳朔和云南开设外国作家驻中国写作营,带着大家去阳朔先行探访基地。夜中大家轮流讲故事,外面是三座高山阻挡着公路,窗外是遇龙河流水声。她兴致盎然地讲起她当年背包闯荡世界,一次忘记给家中及时打电话,等想起时,电话另一头已是先生和孩子抱头痛哭声;另一次在菲律宾和看着很粗鲁的出租车司机还有潜水教练交往,大家慢慢放下疑虑,却又碰见有色心没色胆的警察,然后开始巧妙周旋。午夜宾馆的大厅中都是大家爽朗的笑声。一个人走进别人的生命,你走进别人的生命,珍惜难得的缘分,日子就一天天地过去。

如此这般地服完医生初定的一个月的疗程,我便按医嘱做超声复查。我按要求躺下后,先右肾,再左肾,医生均说一切正常,此时,我才告诉医生,上次检查,报告中说我有5毫米的左肾结石,怎么会上又没有呢?医生听我一再放上,又让我鼓气、放松,再鼓气,再放松地仔仔细细地又查了一遍,查了左肾又查右肾,她坚定地说,你确实没有肾结石!接过她打印出的上面写着“超声提示:双肾未见明显异常”的报告单,我忽然间有重生的感觉。谢天谢地,我不会有同学们所说的剧痛感了,也不必体外碎石,更不必微创取石了,我解脱了!信笔至此,《化石记》本该结束了,但我还想唠叨两句:常规的体检益处多多,别拿体检不当回事。另外,病人与不少人一样,对服药中药怕苦、怕烦,实践证明,面对有些疾病,中医的办法还是不少的,有效的,这需要病人有医从性,认真服食足够疗程的中药。“化石”之后,我对中医药有了全新的认知。谢谢中医药,谢谢金钱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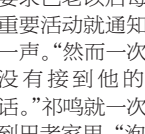
我大概跟姓戴的老师特别投缘。高中地理老师姓戴,在她的课堂里,我第一次对地理产生浓厚兴趣。而今天要说的是另外两位戴老师——江南的戴老师领着读书,岭南的戴老师领着写作。江南的戴老师名从容,人如其名,非常淡然沉静。她是苏州人,小时东北长大,十岁才迁居故里,温和中带着北方人的刚毅。读研究生时就读过她的论文,等进复旦工作,见面才知道是一位女士。当时不知天高地厚,去跟她说文系专业外语课不能读导论性文字,得去读文论,她却丝毫不以为忤,反而开始进一步交流。等进中文系读博士,她又多次讲课,受益匪浅。课外向她请教英国文学,她总能列出体现国际最新进展的书目,敦促阅读。而后她开始全身心投入天书《芬尼根的守灵夜》翻译,曾帮她校读过译稿,至八十页时,感觉头痛欲裂,只能放弃,她却依然微微一笑,独自一人进行。当然她并非苛求我独自苦读。有一次从一个学生那听说,她读博时常去国家图书馆复印资料,为节约宾馆钱坐夜班车从南京去北京,凌晨抵达后立刻去国图,傍晚再坐夜班车去南京。后请她去研究生课堂讲课,课快结束时跟学生讲起,希望学生学习戴老师的刻苦精神。她微微一笑说,其实不然,当时她先生还是她男朋友,一起去北京,她每次都可以将头枕着先生的腿稍微睡一会儿。

岭南的戴老师名凡,但和名相反,人颇不平凡。她父亲是浙江人,她广州出生长大,喜欢学东北口音。性格中既有岭南的直爽,又带有江南的温婉细致,粤式普通话配一点东北大大咧咧口音。她喜欢壮游天下,走南闯北,将感悟融入她的中英文写作中,为中国大陆高校最早开设英语创意写作课的老师之一。豪迈的作家,生活却非常精致。话梅必去香港买上海么凤,每逢过节必将上海么凤的姜片、各色细点和时令水果一盒托人赠送。她知我闲居海边烦闷,常周二邀我至广州看画展,然后请晚餐。初抵岭南,种种不适,也就在她赠送的姜片、糕点、水果和一起谈天说地中慢慢消失,随后开始一起筹划开设中英双语创意写作和翻译课程。她带着我去见隐居在学校某一栋红楼顶楼的民俗专家,喝茶谈民俗和艺术创作,窗外是碧绿的梧桐和布谷鸟的叫声。她在广西阳朔和云南开设外国作家驻中国写作营,带着大家去阳朔先行探访基地。夜中大家轮流讲故事,外面是三座高山阻挡着公路,窗外是遇龙河流水声。她兴致盎然地讲起她当年背包闯荡世界,一次忘记给家中及时打电话,等想起时,电话另一头已是先生和孩子抱头痛哭声;另一次在菲律宾和看着很粗鲁的出租车司机还有潜水教练交往,大家慢慢放下疑虑,却又碰见有色心没色胆的警察,然后开始巧妙周旋。午夜宾馆的大厅中都是大家爽朗的笑声。一个人走进别人的生命,你走进别人的生命,珍惜难得的缘分,日子就一天天地过去。



梧桐和布谷鸟的叫声。她在广西阳朔和云南开设外国作家驻中国写作营,带着大家去阳朔先行探访基地。夜中大家轮流讲故事,外面是三座高山阻挡着公路,窗外是遇龙河流水声。她兴致盎然地讲起她当年背包闯荡世界,一次忘记给家中及时打电话,等想起时,电话另一头已是先生和孩子抱头痛哭声;另一次在菲律宾和看着很粗鲁的出租车司机还有潜水教练交往,大家慢慢放下疑虑,却又碰见有色心没色胆的警察,然后开始巧妙周旋。午夜宾馆的大厅中都是大家爽朗的笑声。一个人走进别人的生命,你走进别人的生命,珍惜难得的缘分,日子就一天天地过去。

如今条件允许了,环境也好,为什么不做这件事呢?但是巴老怎么也不同呢?他说:“你应该去拍茅公,拍夏公,拍冰心大姐,我算什么呀?”祁鸣恳切地要求巴老以后每遇重要活动就通知他一声。“然而一次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祁鸣就一次次到巴老家“泡蘑菇”,巴老终于为他的真诚打动,与他达成一条“君子协定”:“你要拍我可以,但不要太过突出,有些照片在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发表。”从此他成了拍摄巴老影像资料的“专业户”,成了跟踪拍摄、全程记录巴老“轨迹”的第一人。从1977年公,拍夏公,拍冰心大姐,到1998年巴老住进医院,22年里,他拍了三千多张照片和13个小时的影像资料。新华社高级记者赵兰英曾说:“祁鸣是本书。所有章节,在叙述一个共同的故事:他与巴金。”祁鸣与巴金的故事真是说不完,祁鸣为巴金留下的影像资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珍贵史料。



健康

健康 我带着疑